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姚階琴

景迂生集卷三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耻何曰廊廟顧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且天下之患莫大於同樂而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人以我疆埸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據我河北入我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人非漢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彼時烽火照甘泉宫望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我直有城下之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夫其或者譬懼漢文帝者猶淺與負薪憂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陛下初下親征之詔遠邇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舊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

位之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釁自恃其兵馬之勇可稱其山河之壯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至於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為險即日城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廷祚為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賊熾矣控鶴左廂都校馬全義亦於澤州城下進言曰緩之適足以資其奸便全義中矢拔去被血以先士卒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李重

進自謂周室之勲舊繼以叛聞太祖親征復如李筠與火灰燼筠則北結劉旻重進亦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於迅雷則奈何嗟夫金人之勢逼於前日而鑾輿之出異於他日者陛下無謀臣如廷祚如拱而將無如全義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為之威怒風雷為之震撃跛者起而瘖者呼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當宋之為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論兵

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自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遼梟將髙模翰之兵數萬於瓦橋關之北開寶初太祖命曰欽祚以兵三千於定州背城以破遼六萬于時軍中有三千打六萬之謡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為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當見人人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陛下之臨戎復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幸大名遼人望

天戈不及戰而大敗遁去越五年御龍轡幸澶淵遼人纔至望天戈不及戰自敗而請和是我不速於和而既利則能久者也于時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高瓊効控馬渡河之力皆頼上意先定於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問罪河東則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圖功以威克愛者政典也政典者軍政之典也治國之常道則威與愛均也方有事時漢景不能誅晁錯則天子之

威令不申而晉室割據之亂象已肇也唐肅宗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不能平幽薊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張仲武為將而足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慄思用命而劉旻在太原亦為之破胆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四方僭叛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為我有宋之驅除也國家不幸有敗國徼亂之賊為萬世之羞

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貫曰黼曰攸曰闕

方金人在城下時宜梟以視之又醢以賜之因有詔勅

曰此醢非他物也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

慮國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誡焉無怠彼金

人雖甚怒我而大將亦甚服我賞罰之明顧弗之懼哉

舍此而不為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

賊適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時薛仁貴為蘇定

方討賀魯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國家於金人曾不遣一

介之使問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通好契丹乃一日滅契丹之國自建隆以來通好我有宋復一日舉烏合之衆頓于堅城之下果何名哉夫我固其與國也玉帛初陳車傳未息相與之新當如是乎無乃疆場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臣否則將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耶執事者既不責金人之無名又不思所以折之者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垂車深入則敗猖狂不制則亡貪人金幣則滅有所恃而驕則

衆相殘淹時而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人俱犯此五者我出而攻焉可也執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也此則敗亡反在中國矣可不念乎金國之君不知何人恐非漢高之英雄唐太宗之材武可與為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惟能與我闘貫為謀而嗜利尤甚如中行說輩借以資其身取富貴耳恐亦不可比禄東賛之辭婚可以動唐太宗尚結賛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藥師者使得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說之不過一二言而折服之矣刑餘

而又責之貫實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兵則視其將不知其衆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則視其所好金人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兵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先附高麗後附契丹介于奚霫室韋靼達之間實東北諸國之尤小者今亟與師乘馬而南則其衆可知也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舉非彼之所産宜其窳頓不剛惟我國之器是取則其貧富可知也金人之嗜好出則攻城畧地

入則萬乘補卒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混一天下之模未嘗備也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駑才其黨自嘆曰乖僻至是安得不敗金人似景未必有持久之術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與之戰焉既此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人欲結和須割地以河為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與之姑與高陽府中山府太原府計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自以為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謂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

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一日談笑而弃之耶太原則太祖太宗相繼親征冒矢石甚於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真宗自謂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弗重耶又忍如墮甑而弃之耶執事何不往告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太祖朝嘗取我白沙塞三馬適爾通好之使在闕下太祖命留之無還次年渤海之使為女真重申舊好則送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遣使借兵亦相好甚矣不意欲盡取中國之地如今

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人且無已日遣使徵黃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國家府庫空竭下括於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逮宫幃供奉之器則志在邱鄰者當矜之也方唐吐蕃縱横轇轕時入京城刼掠黄金則固有之亦不聞明言求金於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者則嘗求金矣是以吐蕃施於鹽州夏州者金賊傲侮於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於經費之外未嘗敢以一毫費無功

也且國家初未嘗相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庫府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滿谿壑之欲哉在我國家之初女真歲以市馬於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真結好契丹則中國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之名馬遂亦絶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耶以故興師而南惟以無馬為恨出令徵索而未知已也豈彼既不得吾市馬之金乃為此過求耶人情皆貪而多詐若彼國之進取無已高麗尤畏之雍熙

閼嘗為吾使者訴之也以黄金弃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盟中國諸侯之盟固所在誅況以中國盟夷狄乎又況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魯與戎人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於盟盟而不已至於質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聞外國有質子于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于外國禮則然也金人一

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質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責當如何無乃失我國之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諭之曰親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堯親九族忍弃上皇之子於外國乎如質陛下之子則方就外傅未任行伍之事也彼雖怒我未必不念我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惻然哀之矣又如求質宰相則當諭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與以成一體乎邦昌者雖不知為何等人既命之為宰相

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方重視君臣則必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固何有哉曹公因韓浩拒吕布不顧夏侯惇之被質著令有持質者皆并擊弗顧由是刼質者遂絶此曹公所以能振威於中國也今我國不得其所以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人一日得吾瀛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為其强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未必能為其富何則其俗喜相吞併鬬爭是其勁悍英武流弊所必至也極其强則必爭古今國家名號大

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無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雖強敵禍變生於不測未可知也惟有一事大可懼者又特遺之以謀臣也遂將使此敵國得以其强者為强富者為富可不懼乎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遺歸于此敵國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且嘗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吏事者其便弓馬多膂力喜戰鬬則又其性習然也且於中國之事體人物靡

有不知其孰强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孰遠孰近孰險孰易皆得以為彼國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頗喜自陳其髙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為司馬公而歎息者今一旦阻其慕王風之心投之於燕南薊北之境則以其苦心為之謀生其害二也且彼與金人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

鬭時兵刄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雄心其害三也彼攜老幼慟哭駕戎車彎弓露刄而行籍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以故所過之處閉户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為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人分布於城下時此輩亦有請質妻孥願與之格鬭者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州縣固不敢上聞矣此一大便而資以為彼强敵之用其害五也彼歸自契丹而乃復歸之於金人金人不知為何名也無乃示怯於金人

者過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顧盼之間褫我國之衣冠復
幽并之舊俗弱者羞愳強者怨恨道路為之咨嗟非王者
者無外之度非天下無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
害而議者不過曰廟堂有徙戎之論為日久矣適此時
而徙之不貽中國他日之害也復請之曰如可徙也豈
無異日執事者幸少待之徙之金人孰若待我國家廟
堂之議成復疆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有仕於彼乎且
諸葛亮於南蠻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仕之矣借此萬餘

人皆無所知鮮直以增彼馳突之數固亦不可彼敵國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輩方饑寒於京師時從宰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復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風終為唐室之害哉乃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詔書復存之於中國其失之七也此賊蟻聚於城下時大臣不知晝謀不知一日縱敵百世為害戰士不肯盡力蓄禍以累君父團人養虎自貽害不勝責也傳曰無仗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信乎設不能

有鐘鼓舉而伐之尚可震而逼之合而圍之使人不得渡馬不得食敵師不忽而轉鬬以去則相率而四散矣奈何既不能攻又不得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幕中遠邇膽落不暇寒心然非金人殘之也實官軍殘之也方敵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襲而來

救咸謂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為之備也以故如閻貫前日臧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減永洛之酷朝廷莫得而聞也貫戯熙河經畧使劉法出師為西賊掩而殺之如擒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賀西賊之捷也近而劉延慶於雄州北彊尸百餘里而弃金帛軍實於積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為梟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貫悉殺之朝廷既不正典刑於延慶而貫尋封王矣法制之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家征兵於

方鎮而未至也前與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虜庭而和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偽則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制勝今則失之無乃天下之士惡言孔子春秋之獘乎雖然征兵於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漢陳豨反於代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選壯士於邯

鄆蓋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代宗有吐蕃党項圍京師之危詔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吐蕃党項雖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亾闇之不君復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蕃党項也塞上之吐蕃党項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闇貫之亾懿出元振輔國上既未梟而醢之尤為天下之所忌也然實因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兵馴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而州

郡輕蓋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勢也祖宗之兵寓於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軍以某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平日事其守臣畢且謹則其兵無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大之兵慶歷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昊賊之後應變之兵皆以根

秪京師而支幹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損於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合數州之兵以為一將將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窘於月食時衣其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剩員廂軍之外不知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胡越將官待守臣如冦讐又有大可懼者幸宗廟社稷之靈無回戈吞噬之變則昧者未之諭也惟司馬溫公熙寧中在洛下見留守前宰相韓

綘以數十老弱之卒奉旨禱雨中嶽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論之曾布帥太原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禮而終不以將法為非也今者不幸有金人之役如徵舊制之兵則詔至一日之日則一州之兵奔命而東上不必待於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於用也今徵新法之將兵而將兵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錢糧以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

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如何惟閹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更祖宗之舊制也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山河為險人可兼而有也今都汴陽無山河為險而惟以人為固乃屯重兵於京城之下或分糧於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之惟我以之為用是本朝

以兵設險險於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大臣銷去祖宗傳城之兵營曰坐縻太倉無用也曰闕額之金因得以為利也閒地可以建室廬也大臣而淺且陋一至於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約自以併營為功聞於一時矣使我翊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貴臣强宗則為別館園囿與夫道宫釋宇者皆昔之營地也後生但誇今日遊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棊布相望而謦欬之音

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於鬱葱佳氣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則彼金人雖欲肆威於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為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深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皋其守惟在四夷也由是觀之祖宗京師之兵制優於唐之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衛勤於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家安危今皆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

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於真冀真冀重於幽燕魏博真冀合而制之燕者也祖宗於河北建四郡而河東惟太原一鎮其旨微矣今不得已於晉於潞或特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也於河北河東能慎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於轉運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繁碎旁午之使者以蹂踐之搏嗑之則金人雖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

要如太祖時郭進於邢州李漢超於關南何繼筠於真定賀惟忠於易州李謙溥於隰州姚内斌於慶州董遵誨於通遠王昇於原州不減唐李抱真於澤潞馬燧於太原日崎嶇於兵馬之中而威震於華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乎敵國夫然後於民給復者五年之末猶三年明詔曰小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食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畀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於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

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唐宣宗何德以復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顧於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内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唐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外國攻外國則王者之師不戰也國家之制遼賊命於蕃羅支其制元昊亦命乎唃厮羅是世効忠順以振朝廷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熈河是也自是外國怨中國多矣德之不以為恩也疆埸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因金人來

伐之後丕然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本朝曹利用
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鞨達諸蕃嗚金人之過而四攻之
金人何地以稱強哉若高麗則金人素所臣事者我之
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國雖
欲固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
人立晉不與齊侯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為
能命人訪昔耶律之後禮而立之則九夷八蠻罔不仰
中國之至仁服庇下之丕德非特為耶律氏再生骨肉

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則誠之所歸者廣於是乎耶律氏為我藩籬捍禦金人而力折之凡厥涿薊諸郡恐却之而必以歸也漢光武不肯從臧宫馬武之謀因匈奴衰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唐太宗雖曰滅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示不滅人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繼絶救亂除害也今何憚而不為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子儀為將吐蕃内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為將而吐蕃内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

未易以一冬一春畢也廟堂之上可遽緩帶乎借如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之師已無補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疾愈而却醫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醫未易却也

達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得于事業猶見於言言者君子之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於言言者有道之世也作達言

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臯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亡矣孰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冦賊奸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冦賊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猶與而果決存百世於一朝者皆自吾內以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于座上者

項伯舞劍以身衞沛公也曹公袁紹相厄官渡無異兩虎額吼果誰勇怯而曹公卒走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郃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符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視晉君若浮苴孤鶩然乃絕淝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兎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汪海富庶太平之

久乃一旦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景反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践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于內而僕固懷恩於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滅表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為梁也唐宰相崔緇郎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寇賊奸宄實同機並杼而發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

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旗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旂甲馬也至於金穀貨幣不知爲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人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爲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爲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惷以金人之兵甲旌旗久無辨於彼此也幾何而不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人於京師城下有德色大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恨之閹方平既以大河之橋延金

人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人益可懼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於道取閹豎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矣夫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冦槀街之誅未使戮於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者不敢没輿論而私懷羣閹之恵則假之于市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憤張彛為言何其不知類也東魏征西將軍張彛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秩羽林千餘人乃殺彛父子甚慘

于是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産結客得司馬
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魏羽林
千人實雜以羌渾之醜報其一身之事爾今京師巨萬
齊民世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與念禍起無端一
日蟻結於嚴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
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原實在羣閹則取殘之以我
之公憤論彼之私讐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
以胡后臨朝淫亂元乂劉騰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

室將亡歡先有心則因爨事而作耳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陛下尊養青宮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皇天以此強敵讋懼增德豈齊魏之妖可並世而言耶乃若宰相為都人指訴毁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於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羞也惟當自治于

上而一切無怨於下耶或者不以皇甫鎛為言而言高歡以垢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並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官為兵革為盜賊為邊警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宮爵不私財賂不黷兵革盜賊不起四方賓服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惟小人盛於廷則兵革起於外在廷無一小人則在外無一強國錙銖低昂不欺也小

人方盛而盜軒冕則外國亦盛而臨疆埸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兵戎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而天下寧不勞干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介胄與冠裳亦並用小人未盡退而天下未盡寧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於征伐作重地

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

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兹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誅也茍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金人鋭師直薄京師城下執政

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與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交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埸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埸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勢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我國以力控制彼國者也乃委此地於彼國使以控制我

國乎契丹因石晉而分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於中原則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興於袁紹之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荆州之分隸也嗚呼荆州荆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

曹公不急於得關中而急於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暫為劉琮之物而亦未必為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於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於此一州矣曹操於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於地也

惟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後田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内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彼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安陸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屋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于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民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於三叛不知唐失河北於三叛之後繼失

秦隴河湟於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於漢之荆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邇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

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敬建言於前賈誼重陳於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為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凑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為别都皆未有及宋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坦顯著於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陽翟商都景亳我介於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艫於枕席之

上而走山岳騠駃於俎豆之間役夷狄萬國琛幣於郊坻之邇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鍵也令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冀倉永靜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

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北之重鎮而弃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摇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往降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

如故且命四擊金人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於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金人深入皆犯此七者之禁也願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金人之北歸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以諫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之言迂於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於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詔上書坐邪籍罪廢者二十餘年今茲幸遇陛下即位復應詔上書蒙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林言語之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饑辛苦道路頃聞金人南下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輒得意知太平之人仁則益恐怖

不支矣志士於是日益可憤而實不以為懼也臣因自計曰與其死停亡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輒有出狩議一篇謹繕寫以聞惟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為邦

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為我畿則四海將為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也民不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悍一城者為希世偉烈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人衰世

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焉何也曰紀侯去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治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國去不去耶春秋於紀侯信不貶矣而於周王則有譏焉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蓋天王無出出則自絶於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中宫侯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宫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胄思親征焉其

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皇輿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竇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韓安國之持重韓頽當之功冠諸侯而趙涉劇孟鄧都尉輩為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日俟之也惟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鼂錯其勢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始無卒昏淫不道固

非文帝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禄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衆反范陽取河北陷東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不顧九族不諭百官身與百官數十人揭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饑寒越明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散亡者衆賴剱南騾綱至以甘言强之而前不敢言騎騾之疲也受辱於饋食之田父訴誠於獻酒之微臣悲歌酸鼻闕而不悔唐

室自是傾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陜德宗幸奉天皆修明皇故事也末有僖昭之出則春秋所不貶也昔禄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東平太守嗣吳王祗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於靈武以固天下之基業則民心於帝豈不願其留而病其出哉梁武帝區區好無益之名竊無術之利專以登叛人為謀末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謂坐獲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納景之賂其子王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為險而朱雀

航石頭城與浮苴等也景逼帝坐白刄交前而景徒能焚宮室辱妃主殺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碎於侯景之手者武帝坐朝如故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聲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鋭氣以攻衰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師擁幽冀之陸騎軍千萬里齊聲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當其二十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輩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虵慕容暐垂姚萇輩熊虎百戰之

將而融陣逼淝水從紒度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之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姑得道洛陽而入長安曾不安靜而復出五將山姚萇執之幽於新平别室而縊死靳傳國寶以陳義問伊偉以憐才於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沖起兵於帳下慕容暐變發於會中誠可懼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越之中謀督張虬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則雖有

五將之辱新平之禍使秦遂亡乎執事者鑒漢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昭出而亡則一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而為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激石虎之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於趙趙兵將逼所都之棘城䲸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根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

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玄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當自强以厚將士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異勢戎馬雖强無能為也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趙師終為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當知者也所謂黏罕斡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輕進易退則過之我不可一舉足以自敗而成彼計惟堅守以

成百倍之勢而視其一旦瓦解可也況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於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暐屢敗於晉大司馬溫之師矣溫乘勝至枋頭暐懼焉與太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果大敗溫於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焉此則危甚矣無足為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為慕

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若明公無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池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不復西而卒因二郡以一天下也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亡二郡之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謂今累聖重光之基業可不恤京師

之衆勠力而固守天下乎嗟夫䟽去棘城暐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東而興王業胡爲而不可曰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非驅黄屋以東廵也其所以即帝位者又豈藉江山之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垂涕而立宗廟於荆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春北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

帝居洛陽之舊都收中原之遺英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逢奉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於劉石間幾興而敗且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北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為致死力敵人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黄河以南復為晉有略地千里復户萬計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尤衰以大司

馬溫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入長安況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强箭之末飲羽之勢也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溫裕二人者不生於元帝之時使之効忠佐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邪王渡江失計如此況以天子之尊為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所謂日前可驗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事是也其在本朝則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

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於寇準之決策不復緋佪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也是則不待說之之言而執事者宿知之矣謹議

錄出狩議呈中丞狀

右說之放逐道塗饑寒曳杖不能忘王室而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為念不以老者之言為昏悖下同田叟巷童之謠頌一為省覽幸甚

靖康初上殿劄子

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

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

微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

太平夐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儻少變易

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

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帝之家法也有宋之祖太祖實曰

同符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

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太宗時即

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取進止

二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静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强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課以新義之熟與不熟專利不遺纖介黷兵無有寧歲

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爲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餙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取進止

三

臣竊以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遠邇晏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洽於四海其號令即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即先王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

術則胡旦王軫李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歷數則孫思恭劉羲叟蔚然名家矣古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有士久敝俗學之嘆身作新義誘之以勢而劫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壞國家之文明聲教乎臣愚願陛下深有察於此也取進止

論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為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為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卻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寮稱琦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

理正丈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恭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彼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頼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

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尚淄石
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
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别只辭樞密一節
自朕即位來惟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
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嘆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
復自發言曰惟吕公著數為朕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
咎公著嘗爭新法不便於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
子慎求宫寮神宗皇帝詔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吕

公著二人蓋於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於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愈為恍惚蕩漾之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彦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朴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彦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繹自請前日謬於數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户馬之說神宗俯

首歎曰朕於是乎愧於文彦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彦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乃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預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於諂諛上却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

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田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安石安石喻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享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晚見薄於神宗無乃為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

䊮市易務禁錮伴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之罔不手足舞蹈歡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自為謀而不知為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正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審覆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臣聞春秋遵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於父學者之於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於孔子之道二而不一也其義説既歸之於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

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於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命宫寮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切以為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説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間日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

餘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黼扆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舉邵伯温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邵伯温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國史有

傳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况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績必復士大夫之廉隅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誥命罷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依前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宫者進退甚遽而難知行藏有素而易曉託大明於日月保至德於乾坤欲訴言辭横流涕泗伏念臣受才極拙適用孔艱但知平進於終身豈敢妄求

於他徑方元豐之唱第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逮元祐以効官羣公薦以文章之科目未嘗露才以投刺而乃應詔以上書有司第於奸邪之中仕路困於饑寒之久豈期春雷之震發悉俾敗轂以懷生人謂當然自期亦爾果蒙甄錄洊辱寵靈世紅藥以代言仍青宮之端尹難逃機於巧匠漫自竭於拙工昧辭頭當徼而例行失職守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為請恐相軏而摧轅況嘗衰老以思間甘屈心而抑志干冒黼扆辜負睿知未

報德於丘山欲圖安乎螻蟻雖嗟無補於辭掖頗却盡瘁於儲坊負愧噬臍初無嫌於纖芥銜思沒齒終有賴於涵容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堯仁克勤禹儉振淹起廢而施惠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風俗之厚而臣首為誥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疑於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祿察其易退於一語憐其戀闕於九懷過夏首而西游凝望長安之日夢上帝而血面永懷至治之朝

辭免徽猷閣侍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臣伏念寓直之班國朝之華選進讀之職儒者之至榮而臣仕宦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復可憐但貪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暮景敢忽輿論負此誤恩伏望睿慈察臣區區寢罷成命庶得廉耻之士少裨清明之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姚階琴

景迂生集卷四

宋 晁以道 撰

古詩

凡二十六首内六首見律詩卷

對月偶成 元祐丁卯年二十四為兖州法掾考試歴城與劉跂斯立李深資道唱和

我屋天之東月從海西來不解傳消息起舞與悠哉千里王繩斷萬頃金波開為我清皮骨憐我几塵埃座有

玉山人欣然共徘徊談笑喜復喜詎必蝦頭杯

還資道斯立詩卷

秋風吹一葉送我過東山山高日出遲露重衣裳單爰到濟南郡端士莒與蘭扁舟八月水唱酬清且閒憐非郭李客便了取詩看便了乃斯立童名馥馨蘭茝語令人有愧顏未見半豹書安敢道一斑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

和斯立見還詩卷

神仙劉子夏不愧許遠遊今日秋風客禖度更為優如

何琅玕紙亦作李相投釋之還在手愛涎隨不收霜渚望何限鶃鶂遠嘯儔金篦識清揚玉麈見風流新知雖云喜果勝故知不相期不用名散盡人間憂

和資道讀王績傳

飛廉有駿馬卒歲得壯遊先生用自況散髮汾水頭時時到醉鄉萬彙如蝸牛板築杜康廟配饗酒家流此意誰能解空令兒女羞為問關夫子若何為獻酬

和資道讀賀知章傳

少陵愛賀公爽氣不可致寧向水底眠不作塵中士謫仙見長安狂言隨意至換酒解金龜安知天王賜二子少可人欣然得朋類我實異世客遺編勞補綴念昔遊稽山頗愛石上字再拜式畫像物來見真意翰林有諸孫能與我同契

馬上睡

前驛得駑馬據鞍可天隱青山隨我行夢寐亦清省此樂世所無蝶化猶未甚須信忘機者在在得安穩

宿會眞宮靈休廳

我雖養佛胎未必有僊骨如何羽衣人而亦容我宿岱岳若宗社祖徠隱敵國沈沈兩山間眞會駕白鹿仙子嘯清風玉女佩金籙擾擾人間人悠悠欲五欲

送斯立入京

我見劉頻川昏困不暇寐忽遇便娟兒白日思寢被此頭各未白相逢當有地詎惜草草別但嗟言負意是時菊正花迸散青鋊淚摇策如騎電到國何容易菜衣媚

家府芳鐏延國士相知問阿儂為言只爾耳

贈别蓬莱簿林希孟子醇

吾友陳無已文會班生廬是時與林俣有若同隊魚相見元無約相别詎有謨那知數歳後聚首如當初眷言二三子今來安穩無意氣充眉宇比昔姣且都乃見松與栢不似柳與蒲憐我守枯禪談笑使甘腴何期又為别淚下青霜俱男兒志四海不辱黄金軀試看習主簿窮悴能著書

擬古與韓某叙別

燕雀常相隨鴻鵠中路迷豈無岳與海不如瓜與葛食梅令人酸食氷令人寒一聞布帛語結髮得儔侶黄蘗染素絲苦浸為別離別離近不遠後會猶未期

資道俾予賦試劍山詩馮上承命作

青山羣若好此山何清特如見孫登輩高聳不可及山神亦喜我輕風鳴馬勒馬上欲高哦才窘開口澀城墉半夜深樓闕中天闕六曲屏風張五兩布帆屹蓮柄生

旱陸松角自空植偏將司斥侯中軍羅予戟道冠不著簪女鬟未勞櫛碧衣翼而趨青童拱以立風雨若可摇日月去無迹出此摹寫語敢謂得百一亦欲縱筆書南山詩見嫉

和資道故山驛早行

欲識混沌初請君覬曉山浩蕩有而無雲烟往復還流水意更新四顧復聯攀日馭慎莫出我要常蕭閒

和資道山路見菊雜言

桃李不如菊露下花開意自足菊亦謝桃李妖葩艷萼能入俗把菊比君君更清愛菊肯教陶令獨君今漸作富貴家平頭奴子紅腰束人誰敢號髯叅軍見者面柔辭氣曲惟有禪翁向晚秋東籬細步想風流

遊靈巖山寺

昔愛屏作山今愛山作屏環曲不可數兩目徒熒熒須臾背負巘恍恂面對陘屯聚陣脚馬羅列仙女軿秀色非有無花氣自芳馨翠麓下靡靡危峰上亭亭借問深

幾何飛鳥中暫停衆異者明孔白晝觀辰星霜令殊未酷黄蘖間青青連岫鑠寶符重壁藏修靈世俗那得見見形不識形言念朗法師於此老禪扃應化今何到空餘石上經我如夢中遊夢夢入杳冥爾來塵滓醉不覺一朝醒下山如夢斷獨疑在茅廬朝雲到人世飄飄細雨零

和資道巖巖亭二首

我來遊此亭豈無高陽里形神既生生吉祥斯止止我

無古人愁古人無我喜頗恨桑苧翁不來嘗此水

其二

昔年蜀武侯泣下蕩陰里何如無事人一亭欣所止悠然太山岑相對真可喜不須樽中物且酌巖下水

奉高道中作

雲埋樹林遠雨添山色重我馬自知行秋風更相送悠悠鄒魯間此意將誰共明朝是別離想此如殘夢

望山作

望山山在背不覺首屢回策馬欲倒行道路良艱哉白雲尚相寄為帶山色來昨日登臨處今日誰徘徊安得玉女水為我洗塵埃不解伴松老寧忍被鷗猜日與物為遘此眼向誰開

晚日

晚日勸我行我欲留晚日長途行不近僕馬有倦色人生為客多誰解老一室果有桃源人應遭渠笑吡

贈江子和兄弟 壬申二月時在蔡州

聞道去年大雨雪今年園林著花遲梅已寂寞桃淺深
膠序閉門那得知故人南來將二季屋裡衣香生春姿
黃蜂紫蝶自顛倒從容却話初別時二季未幾能許大
我曹諱老寧非癡酥酪醍醐俱可口何但療我渴與饑
本朝亦有江金紫誰道陳留人物衰江淹為金紫光禄大夫今舍人亦贈此官

有客從伯父大人問說之者伯父報之曰吾姪
家中焚香讀楚辭耳因得詩一首拜呈

蘭菊不易友孔鸞難與儀春事漫嬋媛焚香讀楚辭北斗仰欲援南征俯自悲胡為不痛飲未肯歡其醨君之門九重舉世莫余知世父誤見賞中情自有奇更願餐芙蓉遠舉驂白螭

元符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趙德麟檢校諸邑李方叔自鄭來會中廬游靈漢寺觀飛泉窮水所出涉龍潭遂至上洞尋火而入路窮乃回歸息巖下巖洞泉潭前此未名嘗見襄沔記

郭璞游仙詩謂青溪道士鬼谷子所隱在義清縣義清今其地也巖勢天巧如觀音大士所居潭抱石而曲泉懸級掛空若銜牙衍璜垂而有聲遂名洞曰清溪巖曰補陁潭曰玉玦泉曰珠佩說之寄題四絶句

不到清溪路人間千過春青溪人不老應憐郭景純

右青溪洞

補陁風月在處處得真居一六同妙湛三千皆宴如

右補陁巖

大夫既授玦捐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寂睡蛟龍

右玉玦潭

佳人諒誠素鳴佩若可取王孫忘情事不學鄭交甫

右珠佩泉

客有傳黄戎州三絶句者因次韻

朝歎烏皮几暮歎木榻床勞我情不堪念君德不凉

驢技已過目戎衣方駭心文章端自誤痛悔空在今

名大不忍殺罪大不以赦荔子紅滿山身落鄉人社

喜魯直還用前韻再作

梵志問故鄉木蘭坐舊床去恨已斷絶歸意更凄涼

鶺鴒不入䉤松栢有常心歸來應未老但道古猶今

君有非常罪幸此非常赦收身黒水西重入白蓮社

又再作

多情楊畔兒芙蓉生繞床舊屋君未歸蒲池已凄涼

世人不我與白契黄農忘竟復何遠近一瞬萬古今

負罪臣宗元移書數問赦僅如鴈往來羨君還里社

君莫惡行 四月十四日禱雨紫山回聞韓相公拜

寂寂山城已過春黃鸝紫椹意相親天公奈何不肯雨小麥含秀安得吐聞道天公大仁聖風伯何能回雨令恐是風伯老兒凶長塗未許騁羣龍前年流草有餘齒誰言今朝尚憂此內降白麻出上閣新相為霖君莫惡

縣樓對山作

山色日夕改我樂豈獨今相羊非一意開簞枕遙岑楞

伽懶焚香離騷幸可吟吏隱兩已適虎鼠都不任詩酒客亦惡樓下那足尋可憐謝玄暉惝恍論此心

趨府馬上悠然思陳無已三兄成詩寄之

尾釜毀未棄黃鍾幸且存於焉正律呂誰為到崑崙相思出苦淚東漢太丘孫聞之在徐州無衣掩柴門亦賦乞食詩饑瘡故拙言請節非此夫如似校靜喧顣領不悲傷自知美蘭蓀龍伸能蛇屈土不蝕璵璠魴鱮書懶寄天公戕可論名不登吏部欲報天地恩明光出須臾一破

萬古昏蒼生託康濟坐覺君子尊淨盡城上烏變化北溟鯤豈但喜囚冠故亦慰纍魂我既美子志為子畫嬋媛吾曹寧餓死終肯傍祭墦孔明與荀賈豈不共中原崎嶇入巴蜀雅志正本根栁子一失此羅池為鬼冤問訊寄此辭飽腹何時捫

欲自邯鄲趨府復從中山行覺風異常馬上作

山行豈不惡清音與自長風從巇嶮來不比人間涼浮涼誇湛露屈子自悲傷披襟青蘋末玉也媚君王歡見

西王母笑酌白玉漿當今第幾人此樂可共嘗車馬邯鄲道側身一相望為謝南亭女世方一作萬里賤鉛黄

秋來庭下雜花盛開對之感懷作

春花擢翠榦秋花披芳叢叢花都且閒天質不為容寧邀兒女賞本自能淒風持之奉君子令德晚更崇

秋來

秋來頗自適撫此清收時不假絶交論聊吟招隱詩山阿新椽栗朝廷舊臯夔早晚罷給散恩偕雨露垂

十月十三日自郡歸山中寄周秀實昆仲

陰靈識陽月怪樹知窮谷路轉山迎人崢嶸失南北回首人間士匆匆今何役嗟子此行李志尚亦云獨世事兼渭涇清濁俱所欲耿介自小人大匠死繩墨伯仁莫妄評阿奴不碌碌

怨蒙秀實内黄賢尉寄書期許稠至有經世之語輒代書為謝此君主張隨州

歲宴慕羣侶魚鳥各知息故人音書來憐我此時憶忠

言開靡靡豈但問寢食我有山耕願久矣君已得中道
怨獻書明時思自立一官雖漫與頗知民苦疾豺狼不
當路雨露發天秩植杖聽班詔去暴看甲乙閭閻心欲
速廊廟慮匪棘恨不死褚淵歎嗟起安石固云小人鄙
未易君子識悠悠定誰堪世事兒女劇君才雄且銳欲
振排雲翮但恨張公子齪齪難與適功名良可圖燕然
銘謾勒

趙德麟書來言黃九閩移命後徑遊峨嵋慨然

有作（一作感懷）

蹇産久無賴，相羊忽有期。野馬脫羈日，逐客賜環時。鄉國眼中見，伸肘猶云遲。夫子獨不爾，西復到峨嵋。初非身世謀，無涙竹枝辭。豈是軒冕人，要路莫相疑。歸來舊臺閣，風霜嘗路岐。曰予有未契，斯焉定何之。興懷白象士，復自話别離。萬行端難渝，短軸賞新詩（魯直久許以短軸寫平生得意詩見贈）

無已初除正字以詩寄之

平生阮步兵口不道臧否每笑謝著作自是雌黃口閉門秋草多金風搖白晝忽傳黃紙書校藝羣公後執鴈有楚越佩劒無左右難畫渾沌眉遽識齊宿瘤彭城陳夫子笑我顏何厚為語陳夫子人生無不有

寄陳叔易

春色今似我已老不足愛花隨浮雲空只有蜂蝶在問春歸處無踪跡腸斷江南與江北青春不似青山常有情處處相逢好顏色山中故人頭亦白何敢勞渠坐

相憶願得春風一夜萬丈高乘之歸去舊巖谷

荅趙德麟見招之作

王孫囚冠安穩無骨清肉健今更癯學似東山何所歉才如北海莫言疎幾年漢上狂歌散今日山前幽夢餘消息遠來知有意碧巖却要子來居

和十二弟見降羌過洛

百代興亡吐谷渾聖主神謨不世恩解縛再生有孫子無勞倚笑上東門

君莫惡行 五月十四日聞右相出作

今年蠶母連蔦箔屋邊桑葉渾不著彷徨何計救戢戢出棄陌頭空涕泣前日初眠不敢語今日賤之如糞土不容身老吐一縷回首室中殊樂苦何敢怨天不我與亦太無情彼蠶母芙蓉錦上醉新粧那知有恨如許長相公日戀北門樂迎候馬前君莫惡

夜行自戲六五言

觸熱襪襪幾許我生何艱哉九天星斗初轉汲井意徘

徊不解鳴珂帝所跟蹡没塵埃為問晚嫁盧姬一笑為誰開

題邵武軍泰寧縣葉恪循道清風樓

葉公賢父子清風何奕奕愛彼清風好危樓高百尺來從玉宇遠照衣光可掬桂葉尚飄飄蕙草不習習平生眼豁開脫然凌羽翼對飲伴明月故人念疇昔詠歌何穆如援琴更幽寂慈烏遶雜樹雲溪非其匹華陽三層上松韻亦蕭瑟

始到無極作

祖歲若飛羽去矣不可挌諒積寒暑多我髮覺脩脩是身一枯木引憂自焚燒河山再遊宦鄉國夢䰟勞友朋不敢思得意在本朝弟妹天一方披衣泣中宵介拙取如此罪侮肯相饒眷言此邦人不與我逍遥五日無羊俎十日無魚庖啖我蔬菜慣妻兒嗔啜啜亦有寢食地肘申尾歎摇政自不容膝如彼風後巢當此仲夏時何以謝炎歊前聞嚴君平氣和生凉飈但恐此語欺古道

久可嘲平生鄙潘岳懷縣復鬱陶靖節真吾師一去何超超終期不自失賦詩吐牢騷

送杜通直乞罷無極南歸祁公之族孫

青堂帳下白題歌王師城外橫天戈白首國母契丹女泣問王師來謂何將軍突騎擅府庫羌兒逃死獨峯駝軍中即日拜太守兜鍪未脫羣冠峨杜侯別乘不願行自言壯志今消磨顧豈不知金幣饒家有清風誓不煩歸來南北信所之無極陋壞留則難却卷前志隨征鴈

回首三吳風景和憐君骨法可學道此身肯與樹婆娑

嗟予投情亦不晚君好訪我嵩山阿

趙君年十六作雨詩極奇艶可畏說之輒次韻

和之

天地綿綿寄一水上有浮羽下累塊時時出溢不自持

或濛或霔初有底人間妄見得雨名穴居那解知其際

既久天地如卵瑕漏下涌上潛相繼日雞月蟾喜瀦汚

力斂光明慳不費茲復何時霖未休萬牛高木同茅刈

朽屋欹光嗟莫支好逐苴浮連一穗何處紅藥媚芳妍但見土花爭點翠被濕出門意慘慄剌舟庭下卻車騎茫然誰與散此愁文定諸孫森葆翳青青稚齒口鼻哽滂沱苦語天工棄趙生十四識稽康諒知前言非我戲

黄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觜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詩

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鼉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河滴漣天上

有河鵲以填不煩汝淘鵞其顚虛名褭何嘗休譏汝在梁

右淘河

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啄不解禿倦魚蝦淺幸有得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煙慚愧信天緣

右漫畫

信天緣何為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閑味不敢仰待魚落

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黠誰肯効命於爾前皇天日

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索豈不鑒漫畫

右信天緣

比日風雨甚異山下人云此六月龍會時也中

頂有會龍洞予嘗遊焉賦詩記其事今感之

有作寄趙德鱗

西峯掩映東峯明倏忽起滅令人驚九野雨足龍上征

六月正乃會瑲珩雷電斷絶風來輕鼓倡鼙和終簫笙

虹霓舒旆雲揺旌萬龍夭矯角崢嶸天門大開仙子迎不比它邦時雨行中天有洞遺珠纓我昔酌泉探幽清尚疑不然今信誠安得問訊驂騎駷脱去禁令朝玉京相羊容與俯四瀛下呼我友何營營寒饑暑渴亦已更胡不同我此長生

和澗上丈人石淙作依元韻

岷江將入海金山中斥攫近樵得鴈盪平地風落落獰鬼一稱絶如夔理舜樂那知嵩石淙視彼削則削兩處

各瓌俊一旦俱磅礴水從嵩陰來到此幾谿壑勢盡劃縱横天地自開鑿腹背涵叢峰星斗俱漠漠波摇下嶔崟雲度上岝㟧為山無麓趾突兀便可樂北首揖三頂鴈行共遼㝠睥睨萬培塿飄然風中籜莫言聚石耳乍如五陰剥石觀煙霞生如蓮敷青艭非山亦非石水亦非激躍癡龍有路寢醉屢不收閣因得為人戲平何處顏色怍忒疑上帝宮盂山映叢薄肓風吹下界塵世㲷斟酌又疑涿野戰行陣龍虎作過怒禁不散結此空黝

埀寧論八陣圖水來俄而却惜哉遊者稀元老情不惡

偶得雙頭蓮花戲作

君不見昭儀飛燕姊妹在漢宮同妍共麗媚亦鳳亦鳳一日與俱逝長空又不見大舅小舅兄弟專晉亦何有兄招千里兵弟須一杯酒嗟爾芙蓉芬芳姿出水無染稱瓌奇亭亭各映清漣漪高下淺深何不宜嘗遊鏡湖五月時目極萬疊青羅衣一花獨出擅朝暉譬如神情散朗王夫人不爭鉛黄桃李春又如君子立朝廷用

而不倚自修正何乃反常為異失故態比之人事那足愛只恐橫塘知我有恨處故教絶艷相並語莫言才氣世無雙並蔕何如君看取不然戲我坎壈此世每不偶逢人好顔開笑口

正月六日七日書所見

扶桑歲首當何辰荐視變異紛無垠既驚馬日不為馬況復人日不成人咸疑白晝懸月魄諱言日月相鬬格如負如爭天風愁似食不食自毒螫空裏黃埃下百重

日心黒氣交四磔不知何地匿陽烏人間百鳥競號呼可憐海氣使如此杏梁瑞彩想中都

送許同年赴江寧知録

風稜索索許子伯軺車㸌郵聲赫赫裔孫德似官亦同獨秉瑞霧開羽翮金陵城裏春色多疑是六朝舊金碧只宜細看後庭花慎莫垂淚江家宅吳驃那解醉離腸嗟余自是思歸客荷葉開時楊梅熟江南江北遥相憶

送檀守赴闕

昔時江南士人輕吳會正如長安洛陽論賓主自從九州花鬧一日來欣欣不復聞此語明州太守江南英信美之鄉是吾土莫言只飲甬水便無情黄鵠排赤霄垂翅一再舉御厨賜食紫駝峰情多猶憶馮夾柱依然夢斷四明山花信風裏憐梅雨京師有花信風潮平驩喜浪婆兒莫錯舉櫂新城江上去公乞廬州

顧彌卲以其尊内翰所有歐陽公集遺侄季澈

賦詩篇末見及輒次韻作

昭陵人物一朝蕆晚有醉翁爲擬倫譬如羣鳳藥羽翰來下千里儀九成鳳歸樂絶天寥寥人間墜簡空垂精可但光華開日月要識忠憤聳幽神虎頭本是當時客教子傳孫無粟亭晝吟夜誦翁文耳池蛙何容聒正聲得之不待金錯贈好守門律如時令君家此叔定不癡莫厭家雞外勤請

送公望

竊獨悲秋霖江湖難爲客短髪思歸時奈此西行色念君諸王孫風骨秀而整衣冠舊諸生不羞見狹領邂逅託末契君室獻可孫豈但姻婭舊有感風義敦君知前輩好寧用文墨期醇意發高言請君誦吾詩

新作竹軒

齋壁值墨竹文蘓兩先生移根今何殊細度風雨聲妙識前日意驩見此時情家山幾千里客恨倏似傾歸期恨今晚像此葺茅楹故知江海夢常共月華清

感懷

甬東為客久心期日自昧秋風滄海潮尚餘桂江泪形影悵已老頗識前人意柳子與沈侯超邁萬人外終日常戚戚不知果何是我亦負罪臣視彼才藻愧柳子厚詩云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先是沈休文有詩云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感興

越山無黄葉客子自悲秋朝來風雨惡白浪翻山頭歸鴈不敢度何事此淹留少時笑古人耻為關外侯老識

古人意首山復首丘

秋曉

常恨日月迫復此秋云暮一歲餘幾何挽之安得住老矣且勉學高談非所與貧賤苟不慙勢力則不懼涼飈幸已多寧煩賦不遇

題琦公讃光堂

山川固高深不掩珠玉光道人覺物者明明豈自藏奈何一世中瞑醉不我臧收斂萬古志風雨一茅堂問之

默不語詩成蘭蕙香山中多卉木有待而芬芳自憐年少時曾與參寥行雲空流水遠天外有鸞凰白髪此種種紅塵誰茫茫嵩少今卜築因之歸興長琦公熙寧在西湖與參寥諸人頗有因緣

風

一雨一月强天地同翳如大風半夜起上下痛掃除彼蒼不自塵人力端奈渠不然何特異摇蕩此寰區癡兒怖懼起無衣凍不蘓尚恐山岳仆寧暇小物謀人生所

托微造化仁有餘明朝木杪静晏晏看天衢

夜雨

夜雨聽沉寂頗似嵩少時但怪越江上非此嚴冬宜重岡迷積霰故山今付誰潮頭斯更健魚尾適自嬉獨如客子何耿耿問心期

寒江

寒江不可望怖爾船中客波濤已無時風雨又幾日人多冒險難我獨幸沉寂蛟鼉得意豪鴻雁歸期急吾孫

解蠻語政可一戲劇

夜大風

夜半江頭清客耳髩鬅鐘聲風雨裏雨收風冷獨嚴威鼉號龍戰江聲摧政是夫差破吳時鼙鼓百萬當者靡白頭髙客柰此何他年慣聽山之阿惟彼天地之中央岫𡼏谷篙𡨚厭多吾土信美小人哉何不處處作好懷

和胡少汲遊山

峭直漢大夫伊余忝末冑出不遇良媒生本值惡宿髙

曾耀圖牒阜戾辱堂構十畿付羣兒萬恨闔孤咮耻
爭市井日雅願農田壽感慨觸目新忠憤平生舊欲論
國中樞誰識不下榛偶為江湖遊喜見園林茂但恨老
子迂難復處士秀懷我故時人識彼往歲綏故人多零
落高義或邂逅有美中庸才願吸金蘭臭家住瀟岳雲
賦此小山犹繞顯便官豸獬處得僧鷲大篇既錦舒小
章亦玉鏤本期古人知豈急今朝售又如五色丹必待
九轉就不近戀洛陽何憚遠勾漏神智此既澄世網不待

透明珠雀能銜黄金烏解漱遺骨一國珍死鬛百草鬬果誰真美惡亦曷定先後食栢莫分甘種漆要自守無思粱肉肥忽厭藜藿瘦德義難沃懷情欲為穿溜小人窘咫尺君子狹宇宙清音可相羊畏途肯宿留原憲不知貧季氏徒誇富既皆百髪侵宜各素心究内不識織紝外嗜飽飣餖一言可酣醉八月非醇酎茍適年少場或落春花囿武思揮日功文欲淩雲奏懶出櫪馬嘶惜笑閨女侑巧意難幸得枯脛或遭叩君如此擭臂我此

甘縮袖歸見魯衛士未覺風宜陋每增輸心偽矧非見面騣猴笑識巖穴雞鳴知旦晝吾語雖不媚厥意豈不厚

謝周同年通叟詩卷

周郎既老曲不顧自作吴音歌白紵二三名勝能知音傖翁得之嗟已暮玩之在手一載讀愈見佳處心愈妬君乎瘖休無復鳴有才如許謗可慮鄉曲豫章皆奇才直上千尺已摧去

送琦公詩卷

孤山教體外賦詩湯休上後來數參寥接手得宗匠東遊四明山懷人増惻愴何言遇老琦二公論輩行但欠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明年已七旬句法何蕩漾兹山近蓬萊展卷到絶曠島子敢賡酬我正恨難傍明人稱村夫為島子

次韻和法琦

野寺木魚午不響老僧乞米樵松根志幽思苦作詩戲處身不忌如窪罇大軸視我正其欲尚恨近體意虚辱

報以五字陶謝家要看素絲難純束江頭梅雨滅槐火我正思公麨飯顆復哦苦淡來惱予歎息有能無不可枉是晝公出前溪猥效蘇州失故棲蘇州風流今不見公乎老矣誰提攜

書事

越天梅雨短長思嵩高陽客子問歸期幽夢遠近徒猶曳細字老眼厭紛披身將隱矣又何為且舒縈滯為客時故自平平欲誰語

連日酷暑異常攄悶而作

寒暑平分東南之徼何多暍哉遠望炎洲近觀火井相與朝爐而夕灰名曰氷紈霜練服之一縷如十襲而信衣冠之不能敢疑夏祖之居會稽短髪文身自蔽以草萊浪婆兒住世世共道常年不如是誰復憐北客此日真憔悴深山乳虎想騰倚清風不來空嘯死安得人如葛稚川脫身直下坐井底奈何滄海濁沸日不敢浴金波自爛玉兎熟四方上下濁氛滿何許層氷映雕玉苦

熱何不可獨氛端惱我

大熱戲作

仕板三十年罪籍乃十歲妻兒歎朝夕欲免饑寒累爾來官南陬長夏苦炎熾自疑吾其魚釜鬵方盡沸金石方流爍況此病而悴却顧妻兒笑聊取一嬉戲饑腸雖自鳴寒凍非吾事

謝仲長通判朝議兄惠顧渚茶

天子不嘗陽羨茶二百餘年空咨嗟吾儂咨嗟苦未

休濤江春色遠含羞趙卿老矣刺史半緘題寄我甬水頭故不敢西征逐貴嗜最宜東來同羈愁人生趣尚有窮達草木還亦如人不誰家棄婦泪未乾忍對孤鴻暮影寒趙卿蝦菜且良食莫教歸夢到長安

初秋思舊山

秋江未澄瀾秋聲已先到頗謝涼風吹客愁何須落葉驚人老古來此興定何如自愁不愁自傾倒直爾相羊好遠遊何不命駕歸嵩丘君乎不上三十六峰頂只恐

君家未是秋

送范八西上

江頭楓樹秋東吳王孫愁誰復憐北客夢不到中州去去獨餘我何以解煩憂心事豈如期來歲同歸舟子今未二十志氣長者流勤讀未勤問有待再見不

秋日江上作

秋色千里來潮波八月壯起帆增江勢勁風滋顛頏海道當如何燕羽去雲上人生自窘束有情宜騁望兩眼

幸未盲莫謾讀易象

題明發所畫訪戴圖渠自有詩

扁舟雪夜興千載風流存詩畫能幽絶不似諸王孫興多却易盡一世復何待傖父莫罵予猶且不見戴

嵐露雨

越山八月時颸漾嵐露雨却疑梅再黄奈何燕已去平生始知名要來愁羈旅前愁豈不多紛紛新代故誰為司愁者特於予不負寄言宦遊子行李莫怱遽

寓興

秋風來偏戰萬葉倏奔亡客子江海間是時多慨慷何事新來鴈矯翼過吾鄉吾鄉多霜雪豈不坂路長思覽萬物表試登千仞岡徜徉未終樂急景歎浮光

古人

古人愁已極今我不用愁去日已忽忽來日諒悠悠便能如此志終恐慚白頭經月不讀書閉目得自求不如懸車好更復狂言不

風雨縱橫至

風雨縱橫至此非淵明廬勉哉風雨操人品有賢愚彼方適雲旗我切畏泥塗淒淒向深夜何處識斗樞

乘小艇戲作

知章騎馬似乘船我今乘船若騎馬舳鳴艫噴索莫馭左磬右控手不把稍稍風恬可騁望忽忽波駭難遊冶既信河流怒頻豪不疑瞿唐不可下婆兒未用傖兒怯赤馬能戰馳馬敗傖兒自哂亦以屢愧爾會稽夏仲御赤馬

是晉船名駞馬是吳船名

憶江南贈通叟年兄

北客而南征蹇産非所志問津人尚絶後來狂避世流離竄斥者其數非一二風流稱南朝文物始佳麗要途在荆揚僻左處吳會吳會興國來乃以丹漆貴若其大才豪終是江南最君家住江南豫章生次第非但吾言逼正爾百憂似易見巖下電難識斗間氣結綬三十年挾䇲未一試譬如瑚與璉詎落日中市飄然渡浙江

式慰此憔悴我屋梁園久近卜嵩峯邃海蟲難下筯粟漿有賤嗜不讀非聖書忍更增疣贅又不求甚解未肯爭破碎排悶亦吟哦清潦誰滋味自從注罪籍一語不敢謂豈惟要絶言自憎生此喙因君發吾狂明當保嚴誓

桃

江南桃葉齊江北桃根低各自擅風流人情千載迷桃花竟誰比風雨日淒淒

園中戲作白紵

人間春色不須曳芳草姤華不縈紵楊花不分上空虛宓妃一去百代無不如雲外萬樂俱南斗鼓瑟北斗竽與酬酢者非君徒

題沖弟詩卷

阿沖五字來江山千里餘能爾麗金碧定是勤詩書文章與神明動作本自俱古人既云已令公有規模五世以文稱故家誰復如

昨日之日

昨日之日夢可追今日之日愁能遲日之授謝亦何有但莫令吾忠信虧但莫令吾忠信虧家山北斗身海湄膾鯨斮蛟既不得蝦虫腥鹹安用之難將短髪留長恨山中好在雞黍期有船載書復歸去髙誼鮮釋幽林思

贈然公界方

西方石為欄東山人可與不用量三江聊以壓四虎

偶見陳誠之一詩不勝欽歎輒紀贈求其巨篇

深愧蕪累

四明唐中葉處士有陳深書既殫萬象詩想瑶華音惜哉不並傳裔孫自苦吟豈易識此孫海底珊瑚沉邂逅我見之昔恨阻沖襟念我理歸棹旅夢斷遥岑願乞十九首降盡河外心

贈冲照

會稽城畔不見海會稽城裏海有聲此海之聲三尺桐渺如瀲灩含太清惜哉寂寥三十載月出愁空不肯明

邂逅彼孫曰沖照燕坐之餘秋色横揺手照乎休可已悲風河水客心驚我少學此今白髮念昔知音塜草生亦復何人能子知空令此身不得輕遲鶴待此朝入饌子食有禁寧無情

缺門遇王三兄師文

生民本羈旅何以娱今朝風雨崤澠道離别秋冬交忽復有好懐故人道旁挌如狂語錯亂疑夢情飄揺君髮何盡白我志則全消憂患君恐可圖書興尚豪玷珪宜

委土良驥乃繫匏但願不再辱敢慕無久勞馬蹄分異縣朔吹結同袍三年以為期嵩少理居巢

錢德載以臨江朱玠筆見贈以詩謝之德載與李仙之亦相善

清江長官寄書來朱玠妙筆空悠哉恐是怕上萬言書惡嫌並命憎不才

河中府古興寄劉杜輿

肘腋患難禦垣墻傾莫制遐哉論戰國破秦必在魏初

疑此語謾身到識真是河山既設險信食以自治秦雖百虎狼得進不得退襄王昧遠圖蘋秦嗜近利惜哉計畫踈為此山河愧我懷誰與語劉子長論議方為十二史吾言不可廢眺聽常思君夢魂先朔吹

闕

至河中首訪鬼拔河圖有畫人云因陸學士移其壁乃毀寸許令人感慨終日有作

坎坎分明拔河戲戯在北朝唐尚爾畫手何人鄭子虔
妙不戲人惟戲鬼更無獰厲可嚴怖既曰依人人是擬
家家賈勇負勝餘見之心寧不知耻最是隋宫窈窕春
汗粧蓬髮羞相比故宜落筆在蒲州門外河來三萬里
隣幾舍人有榻本詩翁賦詩名更起詠詩想畫二十年
客舍此邦心自喜攬真永絶僞物欺顧影豈盡形儀美
嗟予斷絶百事心癡處留情獨在此魑魅魍魎好奔迸
文彩風流終棄圯出門訪之無處所惜哉史君陸子履

但欲便坐易瞻玩不知壁古難移徙豈無剥落一寸餘我願寶之若瓊䕺不然當學補亡詩收拾粉本細綱紀或謂前年九昺成時無雜糅清如水雖有高室誰瞰之亦莫揶揄毛手指帖壁不祥宜遁外彩門拋撥方靡靡

初至鄜州感事

罪斥云一紀常亦守官箴置身江海畔放言麋鹿岑大吏不呵譴小吏自堪任蝦菜日異饌著書敵南金豈無二三子善叩響不沈更逢四高士杲恂立然語妙何愔愔俯

攬塵土影仰摅氷玉心苦辛雖在昔菑穫寔於今歸榜不忍速故廬尚可尋金閨朝轇轕荃蘭夢蕭森領潤貽爾誚新貴使我痟饑寒一丈室去年京師大雪奔走九秋砧今秋數往來鄭蔡遂為西行長坂馬難健敗絮虱易侵池西別故舊稅駕雕山陰白程無曩迹赫連有脫鐔幸哉廊廟術勇不誇衆擒誓表前日來父子恩更深戰士老腐粟癯儒適懦襟羊肥卧沙種酒美西涼斟農武自先烈五律勤窺臨予專察視保甲今年初教五陣禮樂被遠俗三嘆斥哇淫予按外邑新樂勉旃

不再辱聊爾容華簪敛迹有餘愧難聞弦誦音予以名在邪籍

不得干與學士尚喜屋山阿雙泉如鳴琴遠呌桑苧翁品茶疑未諶洞中有仙者得度人騣騣長生非敢望却粒實所欽腸空不貯愁慮絶發奇襟何勞東皐計即日返幽林難忘平昔與一為梁甫吟

趨延安過野猪嶺

壍峭十月寒一步不得整如何騎鯨客來度野猪嶺遥語謝康樂爾輩易清省

題楊如晦二畫

蜀道圖

山鉤樹白何年歲流瀑可聽下無地行人愁絶却無愁始信宜歌蜀道易

邊鸞雉

駃雉丹青人姓邊無花無石自矐然已能倚壁音聲絶何用蹲飛欲上天

萱草

山中萱草三尺長山中高人萬事忘欲借忘憂汝輩力世間兒女徒顛狂汝亦忘憂非世憂臨風恐汝亦分將頋爾忘憂忘終始莫教老大空悲涼

鄜州張路鈐處見東坡所書漁父四首感歎之餘因思諸王孫伯言善歌此辭每以為樂作寄伯言視張

庚郎幾尺大腰圍江北江南有好詩今日王孫渾得似仍知漁父醉醒時為我高歌掩明鏡上方涼簟鬼神悲

我曹早有江湖興風雨輕鷗細細隨君朝明光我圓洛愁腸只有酒為期海外騎鯨消息斷無窮飛絮解相思孤舟本要載西子欲付此聲知有誰安西將軍元好事紙筆題來十襲之

宿洛川嘉槐驛其槐真可愛因思李承之待制嘗為此縣令有所建退省堂存焉

昔為扁舟客益覺此生浮遠今郵亭役重𦢊仍百憂嗟予何所可歸去無田疇慚愧庭下槐百年霜霰秋上苑

誰移根免目自山丘曾見李長官矯矯增風流欲登退省堂秀句吟白頭天上問風月還似當年不李白有詩云天上不知風月好人間今夕是中秋予每諷誦之

三川誦杜老觀水漲詩

平生少陵詩佳處豈盡識何敢窺意韻尚且昧形迹身到三川來昏昏迷咫尺連天穹谷句忘饑三歎息高高方若懸下下仍如續扶上而削下乃在吾行役突然念此老鎔寫不可極意中無遺境象外有餘力後來羣偷

兒蠹魚姿口食安知九曷珍宜爾終身瘠此行敢告勞

顧影若有得不見水漲時兩眼猶歷歷古人論是非不公曰與則扶上哀則削下

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情騎驢之士半醉徘徊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比矣怳惚失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色之知為杜之再來也予獨鄙之作詩二首

君不見少陵有客字子美三賦獻罷胡塵起招魂收淚

謁行在寧論家室三川裏雲寒日淡劒閣深翠華望斷塵埃底狼虎食人大道傍囬首妻孥須怖此亦嘗寄書問訊之鯉魚何在滄溟從晚年雖卜浣花居心折秦雲恨有餘茯苓不御丹砂就仙去還來縱目初乾坤宿醉參橫醒且策東家舊蹇驢隣里一人安可得亦無墳冢可蓁蕪人間傴仄何傴仄却自騎驢追李白

其二

君不見杜老死去傲九天肯顧腐臭下山川問予何事

知其然此世此老無姻緣平生志願得酒眠暫時去作酒中仙況今仙侶瓊琚連瑤池醉倒阿母前一瞬人間億萬年泰山為塵海作田何處更復有山川鳳凰五色歌雲烟三川何人若浪傳汝曹亂腦真可憐華清有夢亦狂顛夜闌秉燭仍悁悁君不見狄郎志尚氷玉堅獨聞此老近作佳城篇

景迂生集卷四